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

卻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，忙出來陪笑啟問。那些人只嚷：「快請出甄爺來！」封肅忙陪笑道：「小人姓封，並不姓甄。只有當日小婿姓甄，今已出家一二年了。不知可是問他？」那些公人道：「我們也不知什麼『真』『假』！既是你的女婿，就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。」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。封家各各驚慌，不知何事。至二更時分，封肅方回來，眾人忙問端的。「原來新任太爺姓賈，名化，本湖州人氏，曾與女婿舊交，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，只當女婿移住此間，所以來傳。我將緣故回明，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，又問外孫女兒。我說：『看燈丟了。』太爺說：『不妨，待我差人去，務必找尋回來。』說了一回話，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。」甄家娘子聽了，不覺感傷。一夜無話。

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，四疋錦緞，答謝甄家娘子；又一封密書與封肅，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。封肅喜得眉開眼笑，巴不得去奉承太爺，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，當夜用一乘小轎，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。兩村歡喜，自不必言，又封百金贈與封肅。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，命其且自過活，以待訪尋女兒下落。

卻說嬌杏那丫頭便是當年回顧兩村的。因偶然一看，便弄出這段奇緣，也是意想不到之事。誰知他命運兩濟：不承望自到兩村身邊，只一年，便生一子；又半載，兩村嫡配忽染疾下世，兩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。正是：「偶因一回顧，便為人人上。」

原來兩村因那年土鹽贈銀之後，他於□六日便起身赴京，大比之期，□分得意，中了進士，選入外班，今已陞了本縣太爺。雖才幹優長，未免貪酷，且恃才侮上，那同寅皆側目而視。不上一年，便被上司參了一本，說他「貌似有才，性實狡猾」；又題了一兩件徇庇蠹役，交結鄉紳之事。龍顏大怒，即命革職。部文一到，本府各官無不喜悅。那兩村雖□分慚恨，面上卻全無一點怨色，仍是嘻笑自若。交代過了公事，將歷年所積的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了，卻自己擔風袖月，遊覽天下勝跡。那日偶又游至維揚地方，聞得今年鹽政點的是林如海。

這林如海，姓林，名海，表字如海，乃是前科的探花，今已陞蘭台寺大夫。本貫姑蘇人氏，今欽點為巡鹽御史，到任未久。原來這林如海之祖也曾襲過列侯的，今到如海，業經五世。起初只襲三世，因當今隆恩感德，額外加恩，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，到了如海便從科第出身。雖係世祿之家，卻是書香之族。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，人丁有限，雖有幾門，卻與如海俱是堂族，沒甚親支嫡派的。今如海年已五□，只有一個三歲之子，又於去歲亡了，雖有幾房姬妾，奈命中無子，亦無可奈何之事。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歲，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。見他生得聰明俊秀，也欲使他識幾個字，不過假充養子，聊解膝下荒涼之歎。

且說兩村在旅店偶感風寒，愈後又因盤費不繼，正欲得一居停之所，以為息肩之地。偶遇兩個舊友，認得新鹽政，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，遂將兩村薦進衙門去。這女學生年紀幼小，身體又弱，功課不限多寡，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鬟，故兩村□分省力，正好養病。

看看又是一載有餘，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。女學生奉侍湯藥，守喪盡禮，過於哀痛，素本怯弱，因此舊病復發，有好些時不曾上學。兩村閒居無聊，每當風日晴和，飯後便出來閒步。這一日，偶至郊外，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。信步至一山環水滌茂林修竹之處，隱隱有座廟宇，門巷傾頹，牆垣剝落，有額題曰「智通寺」。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：「身後有餘忘縮手，眼前無路想回頭。」兩村看了，因想到：「這兩句，文雖甚淺，其意則深。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，倒不曾見過這話頭。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，何不進去一訪？」走入看時，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裡煮粥。兩村見了，卻不在意，及至問他兩句話，那老僧既聾且昏，又齒落舌鈍，所答非所問。

兩村不耐煩，仍退出來，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，以助野趣，於是移步行來。剛入肆門，只見座上吃酒之客，有一人起身大笑，接了出來，口內說：「奇遇，奇遇！」兩村忙看時，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，姓冷號子興的，舊日在都相識。兩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，這子興又借兩村斯文之名，故二人最相投契。兩村忙亦笑問：「老兄何日到此？弟竟不知。今日偶遇，真奇緣也！」子興道：「去歲年底到家。今因還要入都，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，承他的情，留我多住兩日。我也無甚緊事，且盤桓兩日，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。今日敝友有事，我因閒走到此，不期這樣巧遇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讓兩村同席坐了，另整上酒肴來，二人閒談慢飲，敘些別後之事。

兩村因問：「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？」子興道：「倒沒有什麼新聞，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。」兩村笑道：「弟族中無人在都，何談及此？」子興笑道：「你們同姓，豈非一族？」兩村問：「是誰家？」子興笑道：「榮國賈府中，可也不玷辱老先生的門楣了！」兩村道：「原來是他家。若論起來，寒族人丁卻自不少，東漢賈復以來，支派繁盛，各省皆有，誰能逐細考查？若論榮國一支，卻是同譜。但他那等榮耀，我們不便去認他，故越發生疏了。」子興歎道：「老先生，休這樣說！如今的這榮寧二府也都蕭索了，不比先時的光景。」兩村道：「當日榮寧兩宅，人口也極多，如何便蕭索了呢？」子興道：「正是，說來也話長。」兩村道：「去歲我到金陵時，因欲游覽六朝遺跡，那日進了石頭城，從他宅門前經過，街東是寧國府，街西是榮國府，二宅相連，竟將大半條街占了。大門外雖冷落無人，隔著圍牆一望，裡面廳殿樓閣，也還都崢嶸軒峻；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，樹木山石，也都還有蔥蘢潤澤之氣；那裡像個衰敗之家？」子興道：「虧你是進士出身！原來不通！古人有言，『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』，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，較之平常仕宦人家，到底氣象不同。如今人口日多，事務日盛，主僕上下都是安富尊榮，運籌謀畫的竟無一個。那日用排場，又不能將就省儉。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，內囊卻也盡上來了。——這也是小事，更有一件大事：誰知這樣鐘鳴鼎食的人家兒，如今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！」兩村聽說，也道：「這樣詩禮之家，豈有不善教育之理？別門不知，只說這寧榮兩宅，是最教子有方的，何至如此？」

子興歎道：「正說的是這兩門呢！待我告訴你：當日寧國公與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兄弟兩個。寧公居長，生了兩個兒子。寧公死後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，也養了兩個兒子。長子名賈敷，八九歲上死了。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，襲了官，如今一味好道，只愛燒丹煉汞，別事一概不管。幸而早年留下一個兒子，名喚賈珍，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，把官倒讓他襲了。他父親又不肯住在家裡，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廝。這位珍爺也生了一個兒子，今年纔□六歲，名叫賈蓉。如今敬老爺不管事了。這珍爺那裡幹正事？只一味高樂不了，把那寧國府竟翻過來了，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。再說榮府你聽：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。自榮公死後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，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，生了兩個兒子：長名賈赦，次名賈政。如今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尚在。長子賈赦襲了官，為人卻也中平，也不管理家事。惟有次子賈政，自幼酷喜讀書，為人端方正直，祖父鍾愛，原要他從科甲出身；不料代善臨終，遺本一上，皇上憐念先臣，即叫長子襲了官，又問還有幾個兒子，立刻引見，又將這政老爺賜了個額外主事職銜，叫他入部習學，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。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，頭胎生的公子名叫賈珠，□四歲進學，後來娶了妻，生了子，不到二□歲，一病就死了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，就奇了。不想隔了□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，說來更奇：一落胞胎，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，還有許多字跡。你道是新聞不是？」

兩村笑道：「果然奇異！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。」子興冷笑道：「萬人都這樣說，因而他祖母愛如珍寶。那週歲時，政老爺試他將來的志向，便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了無數叫他抓，誰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。那政老爺便不喜歡，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，因此便不甚愛惜。獨那太君還是命根子一般。說來又奇：如今長了□來歲，雖然淘氣異常，但聰明乖覺，百個不及他一個。說起孩子話來也奇。他說：『女兒是水做的骨肉，男子是泥做的骨肉。我見了女兒便清爽，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！』你道好笑不好笑？將來色鬼無疑了！」兩村罕然厲色道：「非也。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的來歷。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

了。若非多讀書識事，加以致知格物之功，悟道參玄之力者，不能知也。」

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，忙請教其故。兩村道：「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惡，餘者皆無大異。若大仁者，則應運而生；大惡者，則應劫而生。運生世治，劫生世危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召、孔、孟、董、韓、周、程、朱、張，皆應運而生者；蚩尤、共工、桀、紂、始皇、王莽、曹操、桓溫、安祿山、秦檜等，皆應劫而生者。大仁者修治天下，大惡者擾亂天下。清明靈秀，天地之正氣，仁者之所秉也；殘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氣，惡者之所秉也。今當運隆祚永之朝，太平無為之世，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，上自朝廷，下至草野，比比皆是。所餘之秀氣，漫無所歸，遂為甘露，為和風，治然溉及四海。彼殘忍乖僻之邪氣，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下，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，偶因風蕩，或被雲摧，略有搖動感發之意，一絲半縷，誤而逸出者，值靈秀之氣適過，正不容邪，邪復妒正，兩不相下，如風水雷電，地中相遇，既不能消，又不能讓，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。既然發洩，此氣亦必賦之於人。假使或男或女，偶秉此氣而生者，上則不能為仁人為君子，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，置之千萬人之中，其聰俊靈秀之氣，則在千萬人之上；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，又在千萬人之下。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，則為情癡情種；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，則為逸士高人；縱然生於薄祚寒門，甚至為奇優，為名娼，亦斷不至為走卒健僕，甘遭庸夫驅制。如前之許由、陶潛、阮籍、嵇康、劉伶、王謝二族、顧虎頭、陳後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、劉庭芝、溫飛卿、米南宮、石曼卿、柳耆卿、秦少游，近日倪雲林、唐伯虎、祝枝山，再如李龜年、黃繡綽、敬新磨、卓文君、紅拂、薛濤、崔鶯、朝雲之流，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。」

子興道：「依你說，成則公侯，敗則賊了？」兩村道：「正是這意。你還不知，我自革職以來，這兩年遍游各省，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，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，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。不用遠說，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，你可知道？」子興道：「誰人不知！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。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。就是我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。」

兩村笑道：「去歲我在金陵，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。我進去看其光景，誰知他家那等榮貴，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，倒是個難得之館。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，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。說起來更可笑。他說：『必得兩個女兒陪著我讀書，我方能認得字，心上也明白；不然，我心裡自己糊塗。』又常對著跟他的小廝們說：『這『女兒』兩個字，極尊貴極清淨的，比那瑞獸珍禽、奇花異草更覺稀罕尊貴呢。你們這種濁口臭舌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。要緊，要緊！但凡要說的時節，必用淨水香茶嗽了口方可；設若失錯，便要鑿牙穿眼的。』其暴虐頑劣，種種異常。只放了學進去，見了那些女兒們，其溫厚和平、聰敏文雅，竟變了一個樣子。因此，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，竟不能改。每打的吃疼不過時，他便『姐姐』『妹妹』的亂叫起來。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：『如何打急了只管叫『姐妹』作什麼？莫不叫姐妹們去討情，討饒？你豈不愧些？』他回答的最妙。他說：『急疼之時，只叫『姐姐』『妹妹』字樣，或可解疼，也未可知，因叫了一聲，果覺疼得好些，遂得了秘法，每疼痛之極，便連叫『姐妹』起來了。』你說可笑不可笑？為他祖母溺愛不明，每因孫辱師責子，所以我就辭了館出來。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基業，從師友規勸的。——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！」

子興道：「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。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，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。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，名迎春；三小姐，政老爺庶出，名探春；四小姐乃寧府珍爺的胞妹，名惜春。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，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，聽得個個不錯。」兩村道：「更妙在甄家風俗：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，不似別人家另外用這些『春』『紅』『香』『玉』等豔字。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？」子興道：「不然。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，故名元春，餘者都從了『春』字。上一輩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。現有對證：目今你貴東家林公的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的胞妹，在家時名喚賈敏。不信時，你回去細訪可知。」兩村拍手笑道：「是極！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。他讀書，凡『敏』字，他皆念作『密』字；寫字，遇著『敏』字亦減一二筆。我心中每每疑惑。今聽你說，是為此無疑矣。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，不與凡女子相同！度其母不凡，故生此女；今知為榮府之外孫，又不足罕矣。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！」子興歎道：「老姊妹三個，這是極小的，又沒了。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，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何如呢。」兩村道：「正是。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，又有長子所遺弱孫，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？」子興道：「政公既有玉兒之後，其妾又生了一個，倒不知其好歹。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，卻不知將來何如。若問那赦老爺，也有一子，名叫賈璉，今已二□多歲了，親上做親，娶的是政老爺夫人王氏內姪女，今已娶了四五年。這位璉爺身上現捐了個同知，也是不喜正務的。於世路上好機變，言談去得，所以目今在乃叔政老爺家住，幫著料理家務。誰知自娶了這位少奶奶之後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的夫人，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。模樣又極標致，言談又極爽利，心機又極深細，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！」

兩村聽了，笑道：「可知我言不謬了。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，只怕都是那『正』『邪』兩賦而來，一路之人，未可知也。」子興道：「正也罷，邪也罷，只顧算別人的賬，你也吃一杯酒纔好。」兩村道：「只顧說話，就多吃了幾杯。」子興笑道：「說著別人家的閒話，正好下酒，即多吃幾杯何妨？」兩村向窗外看道：「天也晚了，仔細關了城。我們慢慢進城再談，未為不可。」於是二人起身，算還酒錢。方欲走時，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：「兩村兄，恭喜了！特來報個喜信的。」兩村忙回頭看時，一

要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